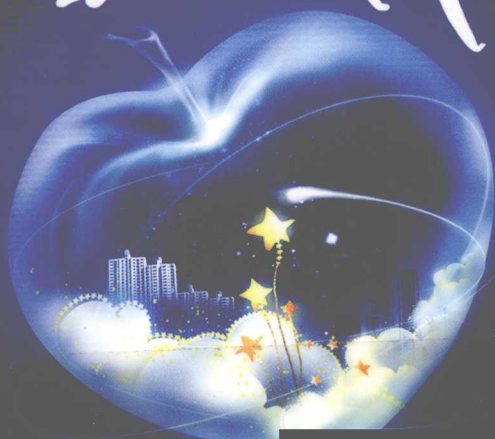


A
♠
心盈谷
XINYINGGU
著

Read
♥ Heart
与心共



刚才你轻微地耸了一下肩，
弹烟灰的时候侧过去的脸上扬了5°，大笑的时候眼纹没有笑起，
这是赤裸裸的嘲讽的表现——请不要轻视我的行为心理学专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00



THE SUEY GROUP OF COMPANIES
INCORPO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LDING COMPANY OF THE SUEY GROUP OF COMPANIES

1999

Read
Heart
与心成

心盈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占心术/心盈谷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 - 7 - 5399 - 3665 - 9
I. ①占…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934 号

书 名 占心术
作 者 心盈谷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665 - 9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Read
♥ Heart

Chapter 01 你从非洲大草原来 / 1

Chapter 02 我用占心术把你看透 / 14

Chapter 03 青蛙王子的魔法时刻 / 26

Chapter 04 一个腹黑，一个阴险 / 40

Chapter 05 所谓初恋只是场悲剧 / 54

Chapter 06 拥抱你等于全世界 / 70

Chapter 07 每个人各怀鬼胎 / 80

Chapter 08 你若无情我便休 / 93

Chapter 09 从一开始就精心布局 / 112

Chapter 10 友情以上，爱情未满 / 129

Chapter 11 这满地盛开的温暖 / 142

目 录

CONTENTS

Read
♥ Heart

Chapter 12 爱情的时限有多久 / 154

Chapter 13 对你坦白我的心 / 163

Chapter 14 他是季华山，还是夏名遐 / 173

Chapter 15 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 182

Chapter 16 季小姐，请你离他远一点 / 193

Chapter 17 天上掉下个刘小姐 / 203

Chapter 18 我的眼泪你不珍惜 / 218

Chapter 19 最后的和平时期 / 230

Chapter 20 温柔是记忆落在水中的倒影 / 240

Chapter 21 罗马的冬天没有孤单 / 250

Chapter 22 当故事回到初始点 / 263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1

你从非洲大草原来

“狮子形坐垫？”

“……事实上这是一个在非洲狮群里长大的人，”

顿了顿，李明浩又补充道，“性别为男。”

季小清这个月的第一次相亲，是在一家茶馆的二楼雅座里，对面坐着一位面相和善的小学教师，戴着斯文的眼镜。

“季小姐怎么会想到相亲这种方式呢？”他随意地问。

她低头腼腆地笑了笑，“父母当初也是相亲认识的。”

“季小姐的父亲在哪里高就？”他继续问。

她心里突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但仍然老实地回答对方，“我的父亲是位行为心理学家，三年前去非洲研究黑猩猩的脸部表情特征与人类的差异，至今未回……”

果然，小学教师的眼镜差点从鼻梁上滑下来。

季小清这个月的第二次相亲，是在一间咖啡馆的VIP包厢内，对面坐着一个房屋装修公司的小老板，身材略微发福，圆鼓鼓的眼睛热辣辣地盯着她。

“季小姐真是个美人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她牵起嘴角微笑，“其实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这怎么可能……你一定在骗我。”那双眼睛瞪得更加滚圆，脸上的肥肉笑得纵横捭阖。

“骗你干什么？”她已经想走了。

“不会是身体有什么缺陷吧？”圆眼睛在她身上转了一圈。

“不是，”她淡淡地回答，站起身来俯视他，“因为我一眼就能看透衣冠楚楚的人，心底阴暗猥琐的想法。”说完拿包走人。

季小清这个月的最后一次相亲，是在一家颇有档次的西餐厅。窗外车水马龙，华灯初上。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有为的公务员，职位不详，出手阔绰。点餐选最贵的东西，连抽的烟都是雪茄。

烟雾向上吐去——这代表自信、骄傲和乐观。

他抽了半支烟后突然对她笑道：“季小姐慢用，这些菜我已经吃惯了，实在没胃口。”

她礼貌地笑了笑，开始切牛排。

“季小姐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呢？”他边抽烟边看着她斯文的吃相，漫不经心地问。

“科学家。”她这次学乖了。

“母亲呢？”

“慈善家。”事实上，她母亲在她八岁时便志愿参加联合国慈善协会，从此很少回来。一方面为了慈善，另一方面可能是实在受不了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父亲吧。

“倒是好职业。”男子笑笑，声音特别冷，好像是从上方沉沉地落下来似的。

“季小姐在哪里上班？”

“我有一间工作室，平时接受一些委托，获取酬劳。”那是父亲当年建立的工作室，盛名之际他却选择去非洲搞研究，于是她就顶上了这个位子。

“是什么样的委托呢？不介意我问问吧？”男子礼貌地说，左边的眉毛却有些轻佻地扬起。

季小清喝了一口果汁，然后对他坦然道：“跟行为心理学有关。通过一个人的举止，了解他的内心情绪。”

“哈哈……”男子抖了抖烟头。

“嘲笑一个女子不是绅士的行为。”她朗声道。这顿饭她实在吃不下去了，从开始到现在，对方一直目中无人高高在上的样子，着实惹怒了她。

“我什么时候嘲笑过你了？”他目光锐利地看向她。

她犯了职业病，边说边掏出口袋里的黑色水笔，“刚才你轻微地耸了下肩，弹烟灰时的动作，侧过去的脸，这里……”她的水笔隔空在他一边的嘴角处画了个圈，“上扬了5度，与此同时，你的眼角没有笑起，这就是对我赤裸裸的嘲讽。还有，请你不要轻视我的职业，甚至，将来如果你想位于高阶，说不定还需要请一个像我这样的顾问。”

说完，她优雅地一笑，这个月最后一次拎包走人。

季小清快步走在灯火阑珊的商业街上，肚子里还没有消化掉那盘牛排，心里也窝着一团火。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么多人藐视她的职业，甚至觉得那就是骗术？

她只是想找一个人陪伴她。一直单身的她，突然想有个家庭，一个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组合的正常的家庭，可没想到，结果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不理解、惊吓，甚至冷嘲热讽。心理学是热门，她这个行为心理学却是大冷门。

哧的一声，劈断她的思绪，腿上被什么东西摩擦而过，她猛地低头，发现自己新买的裙子被划开了一道口子，右边大腿隐约可见。这可是她新买的裙子啊，这才第一次穿出门。就为了见刚才那个公务员，就为了一场失败的相亲……

而“罪魁祸首”就在身边——该死的林肯车，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居然能把自己的裙子划破？季小清怒从心起，迅速从包里拿出一串钥匙，对着那黑色的林肯车用力地划下去……优美的车身上顿时出现一道狭长的白色刮痕。

很好，扯平了。就在这时，一个磁性悦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小姐，那是我的车。”

季小清的脸瞬间涨红了，做了坏事当场被抓，她果真倒霉到家了。不过，既然做了恶人，就要摆点架势出来。她转过身，双手环胸，淡然道：“是吗？这么巧。”

橙色的路灯和七彩霓虹笼罩着男人的周身，繁华夜景下他长身玉立，极似某位俊美而桀骜的名流。这长相，和这个月她相亲的所有对象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星球的。

“请问你为什么要划我的车呢？”他笑得很优雅，也很腹黑。

“它把我的裙子划破了，所以我就奉还回去。”明知自己冲动做了坏事，季小清

还是挺直脊背回应他。

“你的裙子多少钱？”

“前天刚买的，一千九百八。”

“哦，我的车也是前不久才买的，补一次油漆大概需要两万多。我赔你一千九百八，你赔我两万好吗？零头我自己解决就可以了。”好像是商量的口气，其实更像是在为难她。

“补一次油漆要两万多？送到保修厂喷个漆不就好了，你在讹我啊？”她语带嘲讽。

“喷漆得喷全身。你的裙子被划破了，你会打个补丁继续穿吗？总得买套全新的不是？”他边说边在车盖上弹了个响指，“林肯车全身喷漆怎么能不要两万？别说那油漆了，光人工费就不止这个数。”

“你是直接联系厂商的，怎么会跟工人接头？又哪来的人工费？”她努力寻找话中漏洞。

“是，”男子颇有耐心地向她解释道，“我得先打电话预约，再送保修厂，联系保修工人，选择同款漆，喷漆得喷全身，零零碎碎最后结款大概在两万元左右。”

“有本事你就倒过来再说一遍！”

男子魅惑一笑，“结款，喷漆，选漆，联系工人，送保修厂，打电话预约。还有疑问吗？”

啧，能瞬间逆向说出正解，要么就是他在说实话，要么就是他逻辑能力惊人。

见她不语，男子理了理袖口，靠在车尾，修长的双腿悠闲地交叉着，语调慵懒地说：“你可别指望给我个联系方式就逃之夭夭，今天你拿不出两万块就别想离开。”说完邪气地一笑。

“喂，你开辆林肯车还在乎两万块钱，你也太小气了吧？还有这破车，今天是我路过钩坏了我的裙子，如果换作是个小孩儿……”

“可不就是你路过了么，就这么巧。”他原话奉还，眯起眼睛狡黠地笑，“另外，我有多少钱，我怎么花钱，是我的事情，似乎跟你无关。但是你划坏了我的车，就得拿出赔偿金来。”他摆明想看她吃瘪。

她瞪向他，眼底怒火燃烧。他却笑得更开心了，风流恣意，典型的纨绔子弟嘴脸。亏她刚才还有那么一瞬间认为他很英俊，她真的是眼睛瞎了。

两万块，等于她下半年去欧洲旅行——她期盼很久的假期旅行——的计划

费用。

“怎么了？还在等什么？”男子颇为“好心”地问，“拿不出钱吗？拿不出钱刚才怎么有胆子划别人的车呢？”

“是，我不该划你的车。”想开吧，季小清，两万块不就是一次度假么？不去就不去。她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卡，朝他甩过去，“这张卡的密码是六个六，你自己去提款吧，正好两万块。”说完她扭头就走。

忽然想到什么，她又顿住脚步，回头，见那男人正看着银行卡的背面。

“喂。”她冷冷地喊了一声。男子抬头，冲她笑了笑，明明是一张俊美的脸，却让她有想上前痛打他一顿的冲动，“我一时冲动划破你的车，是我的错。但是，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

可怜的季小清第二天还得上班。还好预约定在下午三点，她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抚平内心的创伤。两万块啊两万块……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她穿上职业套装准时前往省政府大厅，有位高层约她见面咨询。她兜兜转转终于来到办公室前，敲了两下门，里面有人喊了一声，“请进。”

办公室装潢得简单大气，棕白两色分明，国旗和党旗立在墙角。四十多岁的男子坐在沙发椅上，对她朗朗一笑，“季小姐吗？你好！”

“傅常委好。”她微笑着回应。明明她站着，对方坐着，从对面蔓延而来的气势却令她紧张。她开口问道：“有什么我可以帮您吗？”

“听闻季小姐的父亲是心理学界的泰斗，可惜常年在海外，我想季小姐的学识一定不输于令尊。过几天我有个极重要的演讲，我现在练习一遍，想请你给我一些身体语言上的建议。”说完他走到中央的空地上，又对她笑道，“季小姐请坐。”

“好。”她回之一笑，专心地观看对方演讲，最后鼓掌。问及意见，她回答道：“您做手势的时候，选择拇指、食指、中指捏在一起，或许会更有力度。除此之外……”

她话刚说到一半，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昨晚刚收了银行卡的男子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径直走向办公桌，随意地说道：“车钥匙忘了……”

“你这孩子。”傅明栋皱了皱眉。

男子刚要离开，余光瞥到沙发上因他而瞠目结舌的女子，他顿下脚步，看清

她，随之灿烂地笑起，“季小清？”

“呃……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见到他已经很稀奇了，没想到他还知道自己的名字。

“你银行卡背面写的啊。”

季小清顿时脸红，两万块……她的怨恨……她的耻辱……她抬头正色道：“不好意思，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请让我将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哦。”男子高深莫测地挑了下眉，狭长的眼睛更显魅惑，随后离开了办公室，关好了门。

“你认识景曦？”傅明栋问她。

傅景曦？他叫傅景曦吗？思索着，季小清回答他，“一面之缘罢了。”

工作结束后，季小清拎包下楼，沿政府大厅外的街道走着，一辆黑色的奔驰龟速尾随着她。季小清发现了它，回头见到傅景曦正握着方向盘对她朗笑。

真是一双好看的眼睛，笑得那么恣意，又那么奸诈猥琐。季小清在心里暗骂。

傅景曦的脑袋探出车窗，对她喊道：“你赔了我两万，我也得赔你一千九百八，上车吧，我请你吃顿饭。”

她昂起倨傲的下巴，对他摆摆手道：“那一千九百八就当我赏你的。”

“哦，”他意味深长地笑了，随即说道，“可是我白拿你的钱不成了吃软饭的了？我当吃软饭的没关系，但季小清你年纪轻轻，花容月貌，怎么就开始养小白脸了呢？”

一句话，轻易打垮她故作高傲的姿态。

季小清乖乖上车，乖乖跟他来到人均消费两千元的高档餐厅。服务生带他们来到二楼靠窗的位置，向外看去，即将沉沦在夜色里的城市格外风情。

傅景曦点了几个菜，接着问她吃什么。她耸了耸肩，“随便。”于是他为她选了几个菜，服务生拿着菜单退下。

“林肯车已经送去修了？”她舒服地靠在沙发椅上，淡淡地问。

他怔了怔，随即笑道：“嗯，是啊。”又补充道，“季小姐真是个性格大方、有错必改的人。”

为什么她觉得这话里有讽刺的意味？瞧那厮笑得多欢……

菜很快就上来了，她很努力地吃，她要吃回那两万块。

见她埋头吃饭，头不抬眼不睁的，傅景曦尴尬难耐。自己怎么就成了一个在旁

边做陪衬的大花瓶了呢？这个女人眼里只有菜，居然连他的影子也容不下。

“季小姐觉得我是个怎样的人？”他好奇地问。眼前的女人让他强烈怀疑自己的魅力指数。

“你是一个……很抠门的人。”说完这句话，季小清抬头喝了口果汁，调整一下呼吸，她刚才差点被噎住。

“就因为我要你赔那两万块吗？”

“没错。”她很郑重点头。他哭笑不得。见漂亮的公子哥拧着眉头，她眨巴下眼睛，淡淡道：“好吧，你是个从小生长环境很优渥的人。”

“从用餐习惯看出来的？”他看着她，深黑的眸子在灯光的辉映下晶亮剔透。

“不是，”她摇了摇食指，开始分析道，“下车后，你与我之间的距离一直保持在一个手臂之远；刚才服务生站在你旁边等你点餐，你的眉头一直微微皱起，等他走后才舒展开。或许你自己也没有察觉到，这就是每个人习惯的个人空间距离。而在中国，像你那样与人保持一臂之距的人，不是生长在田野农村就是城市豪宅吧。”

他缓缓地眨了眨好看的眼睛，随即笑道：“季小姐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吗？”

“我？”季小清决定打个马虎眼，于是厚脸皮道，“我是个很漂亮的人。”说完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伸手拿起杯子往嘴里灌果汁。

“而且很直率。”傅景曦对她轻笑道。

直率？她不明白这个词是褒义还是贬义。不过自那天起的三个月内，傅景曦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嗯，她差不多明白直率的意思了。不过没关系，因为她很快也把他给忘了。

季小清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状态，接到预约就去工作，无工作的时候逛逛商场、相亲喝茶。她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直到有一天……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回到家，发现家门是虚掩的。她突然心跳加速，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贼？她不确定，也许是门锁松了。

轻轻推开门，门边挂了一排雨伞，她顺手抄起一把，作为防身武器。进入玄关，进入走廊，又进入大厅，发现家里没有任何改变。正感到迷惑，突然看到沙发旁躺着一个巨大的毛绒物体。

季小清走了过去，仔细观察，那个毛绒物体像只优雅狮子横卧在地上，阳光

从落地窗外洒入，笼罩在它棕色的毛发上，她突然有想伸手去摸摸这料子的冲动，看上去很柔软。

“清清！”头顶传来喊声，她抬头，顿时睁大眼睛，手里的雨伞啪地掉到地上。

穿了一身休闲服的中年男子从二楼楼梯上走下，对她朗笑道：“女儿，我回来了！”

三年不见，季明浩笑得格外愉悦，上前一把抱住女儿。

“你回来了啊……”季小清有些呆呆的。余光瞥见那个毛绒物体，指着它问道：“那是什么？”

季明浩一手搭着她的肩膀，拍了拍她的肩头说：“这是我带给你的礼物。”

“狮子形坐垫？”

“……事实上这是一个在非洲狮群里长大的人，”顿了顿，季明浩又补充道，“性别为男。”

她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

季小清转过身，对她的父亲正色道：“爸爸，你要搞什么科学研究，我可以理解；你上次带了群猴子回家研究它们的面部表情，我也忍受了；可是这次你居然带个野人回家……”

“听着宝贝，他不会伤害你的。”季明浩揽着女儿肩膀的手被推开，季小清嘴角抽搐道：“万一他半夜兽性大发……”

“他是人类啊！”

“他从小长在狮群里啊！”

“但他不是狮子！”

“那就是半兽人，”季小清下了完美的定论，“就会有半兽人攻击人类的危险。你快点把他遣送回去，越快越好，我不要跟他住在一个家里。”

“你听我说，”季明浩的语气软下来，他清楚自己的女儿吃软不吃硬，“你知道他有多可怜么？从小在异族的种群里长大，备受欺凌。半年前两大狮群为了争地盘而互相攻击，他的族群被打败了，如果不是我救了他，他早就被一群狮子咬死了。后来我照顾他，发现他极聪明，半年内就几乎能完全听懂我说的话了。”

“可是，”季小清果然心软了些，“可是他身上都是虱子，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给他洗干净不就可以了么？”季明浩很清楚，再动之以情两次，清清就会乖乖

投降了。

果然，野人同学最后顺利地留在了季家。

季明浩问季小清：“你说他叫什么名字好呢？我打算领养他，这样才能给他报户口。”

“泰山的兄弟是华山吧？叫他季华山好了。”季小清语带不善。

“嗯，好名字，季华山！”季明浩笑咪咪地点头。

趴在地上的野人同学似乎感觉到别人在谈论他，舒服地蹭了蹭冰凉的瓷砖地板。

季明浩给季华山办理户口后，一连五天都没回过家，到处赶学术场子，推也推不掉。这时季小清才发现自己被暗算了。

虽然季华山就像一堆烂肉一样，每天都趴在阳光下一动不动，然后乖乖地把生肉吃掉，可是清洁问题却成了季小清最头疼的事。

她走到季华山面前蹲下，对着似乎是头的部位说：“华山，你得洗澡，不然会长虱子……”季华山仍然横卧着，一动不动。

没有人回应她，她干笑了一下，然后拿出今天的午餐生肉，放到季华山面前，果然他闻到味道支起了身体。

“来，跟姐姐过来。”她甜甜地哄骗着，拿着生肉盘子一步步后退。季华山站起身，他刚学会直立不久，脚步特别慢。当他直立的时候，她才依稀看到一个人的轮廓，而且是个一米八的高个子。他腰间裹了块布，除此之外浑身上下满是长毛，整张脸在披散的长发后若隐若现。奇怪，他是怎么看清路面的？

不管怎么说，他终于被她成功地诱拐进了浴室。浴缸里放了温水，水面映照出金色的阳光。知道他喜欢晒太阳，她特地打开了窗户，让阳光洒进来。

季小清把装了生肉的盘子放在浴缸里面的一端，季华山踩进浴缸里，拿起盘子开始吃肉。

“慢慢吃。”她笑笑，然后拿起洗衣服用的刷子和肥皂粉给他洗澡。泡了肥皂粉后她换水，流动的水波惊动了她，季小清见盘子里还有肉，哄道：“专心吃，吃完还有。”于是那个毛茸茸的脑袋点了点，继续吃。

换好水后，她又用沐浴液给他轻轻地再洗一遍。季华山身上长满长毛，据说雄狮的长鬃毛正是吸引母狮们的法宝，毛越长色越深，就越是“狮中帅哥”。她突然有点同情这个家伙，从小把自己当一头狮子……

洗呀洗，好像摸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软软的，好有弹性啊！

“嗯……”季华山突然轻哼了一声，多么像……某种呻吟……

季小清脸上突然涨红，她知道这是什么不该摸的东西了。

算了算了，他只是个动物，不要计较这么多了。等等，男人不也是动物么？

那就当成是在给野兽洗澡吧。

终于完成了洗澡大业，季华山盘子里的肉已吃得干干净净。她喊他出来，他却懒懒地靠在浴缸里，好像很喜欢这阴凉的触感。

“喂，走了，回客厅去。”季小清拍拍那个貌似脑袋的地方。

突然有条舌头探出，舔了她的手心一下，她瞬间石化。

那条舌头又舔了舔，绕着她的手心打圈。

冷静，冷静，狮子也是猫科动物啊！猫科动物舔舔人类很正常……（野人同学貌似不是狮子……）

季小清刚想收回手，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抓住了她的手臂。完了，他的牙齿已经对上她的手心了。难道他刚才没有吃饱？

那连麋鹿都能咬碎的尖尖的牙齿在她手心摩擦，她惶恐他兽性大发，将自己的手骨咬碎。

季小清脊背僵直，怔然无言。突然，季华山放开了她，跨出浴缸，离开了浴室。她将手掌凑到眼前，还好没有伤口。她要去打听一下有没有“防狮疫苗”，刚才太危险了。

季小清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神未定，踱来踱去。打开角落里的小提琴盒，拿出一把小提琴，上好松香后拉起来。很好，三年不练，果然已经跑音跑到西伯利亚去了。

她放弃拉琴，又走到窗台边，支起画板铺好画纸开始调油彩。首先是金色，在画纸下方渲染，那是一片广阔的土地；然后是绿色，在地上挑出几簇，那是新生的青青嫩草；最后是红色，在右上方画圆，那是金辉万丈的太阳。

她认认真真地画了一个小时，满意极了，刚才受的惊吓也平复了。之后，她放下画板，躺在床上去睡午觉。

等她醒来的时候已是傍晚了，她走到画架旁，想看看画纸干没干。

嗯？怎么回事？她眨了眨眼睛，画纸上凭空多出了一只母狮子，姿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眼神里那股淡淡的高贵气质都跃然纸上了。季小清望向打开的房

门，惊叹道：“天啊……”

天啊，难道这是华山的梦中情人？

天啊，他还真把自己当头狮子了？

人狮恋啊……她要吐血倒地了……

等等，他怎么就画得这么生动逼真呢，不是第一次拿画笔吗？

当天晚上季明浩终于回到了家，季小清将那张画纸拿给他看，两人针对季华山应该接受的教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我觉得应该送他去美术学院，他有美术天赋。”季小清主张。

“这算什么呀，”季明浩摆摆手，“我早告诉过你，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还是送到正规高中读书吧。”

争论最后以季明浩方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二天季小清跑了多家高校，向各位校长介绍季华山的特殊背景，出示那张画。几乎所有的校长都对那张画震惊了一会儿，然后又婉拒了她，没有人愿意招收毫无学历档案的季华山。

季小清感到非常颓丧。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季华山正悠闲惬意地躺在落地窗边，夕阳的柔光洒在他的身上，棕色的毛发镀了一层金边。

她出去忙活一天，怎么当事者本人却在家这么悠闲自在呢？

季小清走上前，踢了踢他，“喂，醒醒，你不能跟一摊烂肉似的，成天躺着一动不动，只知道吃喝拉撒睡。”

那个毛茸茸的头抬了抬，缓缓地开口道：“那我要……去做什么？”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声音干净清冷，发音标准。

“你可以……”她想了想，“你可以看书学习。”

季小清走到客厅一旁的书架，敲了敲书本道：“慢慢看，看不懂可以问我。”

华山听话地过来翻书，季小清回到电脑桌前办公，过了一会儿想起他，走过去检查他的学习情况，结果她又抽搐了。

“你看什么《哈里·波特》啊？中国字都不识几个，还看洋文？你真当你从外国来的学英语快啊？”她又气又笑地一把抽走他手里的书，换了本高中语文课本，瞪眼吓唬他道，“好好看，别成天瞎得瑟！”

这回他翻书的速度慢多了，对照着字典缓慢地看语文书。也不知道他是真看懂了还是假看懂了，那副认真的模样……